

塞納河畔的「綠箱子」

小 雪



花都
書簡

這個陰天的午後很適合慢跑，我換上運動的衣服和鞋，沿着塞納河完成每個周末我的「長跑功課」。很多時候我並不喜歡跑步的時候戴耳機聽音樂，因為會影響我思考。事實上我也沒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情需要思考，比如說今天，我在認真考慮的，是給兩位特別要好的友人準備生日禮物。

塞納河風景如畫，在我面前如電影膠片一般在緩慢「滾動播出」，羅浮宮，巴黎聖母院，一座一座的橋。地上光滑的石頭，古老的石牆，河畔路邊半人高的護牆上突然出現了一排綠色的箱子。排列得很整齊，只是有的新一點，有的舊一點，綠色的箱子大約一米多寬，兩米長，半米多厚，被一個架子固定在石頭護欄上。

我並沒有停下腳步，直到開始看到有打開的綠色箱子。如同變魔術一般，綠色的箱子打開來變成了一個一個舊書攤。箱子的蓋子打開立起來變成一個書架，上面放得滿滿的都是書，而箱子本身便成了一個展示盒，裏面有放照片的，郵票的，或明信片片的。箱子的面前還有一排箱子，裏面有一些相當有年代感的黑膠唱片。

於是，從看到第一個打開的綠色箱子開始，我便被這些神奇的「箱子」吸引住，再也挪不動腳步。誠實地講，除了大概知道那些看上去很有年代的書大部分都是小說，還有一部分是畫冊，其中有好一部分我並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書。至於盒子裏的照片或明信片上面的人我基本上不知道是誰的，上面的景除了巴黎當地景點和一些歐洲很著名的景點外，有很多田園風光的照片哪怕寫了地名我也不知道是哪裏。然而，它們像有魔法一般，牢牢的抓住我，讓我就站在面前，一個一個的綠箱子挨着看。

每隔三四個「箱子」，便有一個箱子是賣巴黎紀念品的，除此之外都是舊書，舊畫，舊唱片，舊照片郵票明信片……看上去都是古董一般的物品。在一排用繩子掛出來的唱片裏，我看到了Piaf的字樣，這正是我那個過生日的朋友最喜歡的法國歌手。我小心翼翼地拿起那張黑膠唱片，翻了個面看到歌單，都是熟悉的名字。當我抬頭的時候，身邊的法國老大爺儘管有相當重的法國口音，我還是聽明白了他在用英語說，這張絕對是經典，二十歐元請帶走。這聽上去是個合理的價格，成交。

我在後面不遠的另一個小攤上，看到了一整排米芝蓮餐館指南，每一本上都有年份，代表着是那一年的評選。最老的有一九六五年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少一點，八九十年代的佔大多數。我挑了一本一九八三年的，送給我那個一九八三年出生的吃貨閨密絕對是完美的生日禮物。

捧着這兩樣「古董」，我便不再慢跑，躊躇着回家。

我回頭再看了一眼，塞納河的倒影裏是巴黎聖母院的影子，而這一排綠色的箱子，便是左岸的歷史縮影。

►塞納河畔的「綠箱子」
打開是一個個舊書攤
作者供圖



公屋一度成罪惡溫床

過來人



香江
憶記

即使兩戶人共用一個廁格可以增加居民的安全保障，但在使用的時候仍然帶來諸多不便，例如兩戶人同時需要如廁或者洗澡的話如何協調等，如果處理不好就會造成積怨，影響睦鄰關係。

當時的港英政府有見及此，開始着手研究興建較新型的多層公屋大廈，起初的設計是以葵涌邨的樓宇為藍本，但樓高增至十六層，因此可以容納更多住客，由於樓宇增高，所以有必要設置電梯，也是本港公屋歷史上首次配備電梯設施。

這種以中央走廊設計的公屋大廈，雖然仍有通風問題尚待解決，但每個單位的配套已經改良，其中居民最受落的，當然首選設置獨立洗手間，從此以後，居民再也毋須為上廁所而擔憂受怕和與鄰居產生爭執了。

雖然解決了洗手間問題，不過，夜歸住客，尤其是女性的治安問題依舊成爲一個沉重的包袱，皆因當時的公屋大廈不管是什麼類型，都沒有街閘設計，大廈竟日中門大開，任何人都可以自出自入，有如無掩雞籠，以致成爲罪惡溫床，夜歸住客爲了自我保障，都會先行致電家人，由家人在樓下陪同上樓；後來，有些屋邨索性自行組織互助隊，由居民輪更提供巡邏和護送服務，由於效果顯著，所以其他屋邨都爭相效法，而警方亦從旁提供協助，在警民合作下，罪案率得以收斂，並且逐漸發展成爲今日的互助委員會。

踏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公屋的設計越來越講究人性化，除了不再興建中央走廊式樓宇之外，還增加人均居住面積，而每一層的伙數亦盡量維持在二十伙以下，以保持環境清靜和易於管理。爲了容納更多居民入住，今日的公屋不斷向高空發展，三十八層已經非常普遍，部分居民密集的地區，公屋更會高至四十四層或以上，因此出現不少公屋海景單位王，在以往，這種情況實在不敢想像。



▲六七十年代的公共屋邨全部都可以自出自入

作者供圖

張大千與畢加索世紀會

張錦滿



文化
什錦

近年全球藝術市場調查，作品成交總額最高的兩位藝術家，由張大千（一八九九—一九八八）排榜首，而畢加索（一八八—一九七三）排第二。奇怪是，世間藝壇絕少把兩人同時提起，更不會並論。

一直覺得，中西(班牙)兩位畫壇巨星於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法國尼斯相會，乃中歐藝術交流歷史上重要一頁。西方評論者完全忽視該次會面，大概是認爲畢加索作品沒有與中國毛筆藝術拉上關係。然而中方藝壇也同樣漠視該次歷史事件，幾十年來甚少提起，便覺十分可惜。

張大千作品裏有沒有西方藝術元素或成分，可慢慢討論，然而他會到歐美博物館努力細看西方藝術，其好學苦心，不可以忽視，起碼要肯定。因爲他前代和同代的中國藝術家，少有機會像他那樣做。此外，中文藝術文獻，又沒有一篇嚴肅認真討論該兩位畫壇巨人親切交流，多年來我

一直認爲是大遺憾。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我在瑞士德語區城市琉森(Lucerne)，偶然有機會參觀Sammlung Rosengart美術館，發現畢加索多張疑似水墨作品，例如濃墨樹葉圖、濃墨鬥牛圖、濃淡墨裸女圖、一筆線條人物圖，甚至有中國舞台花旦圖等等，頗爲驚訝。由於隔着玻璃來看，我難確定該些作品是否以毛筆畫在宣紙上。不過，該些畫大有可能用中國毛筆畫的，因爲畢加索曾與張大千交流呀！這裏我刊登那些我隔着玻璃拍攝的畢加索疑似水墨畫，大膽重提那次世紀會，不自量力呼喚大家關注該件文化交流大事。

畢加索美術館主要有三家，最重要一家在西班牙巴塞羅那，那裏有四百多張畢氏作品，包括幾張重要歷史大畫；第二家在巴黎，第三家則在畢加索家鄉馬拉加(Málaga)。

在瑞士琉森那家Sammlung Rosengart美術館，由Angela Rosengart女士私人經營。她父親乃畢加索生前經紀，替他賣畫，自不必然有收藏，留了給女兒。她便遠離西班牙與法國，選在瑞士開



▲畢加索曾畫過類似水墨作品

作者供圖

館，避開利益衝突和人際是非。

在其他三家我未到過的畢加索美術館，一定也有展出疑似毛筆畫。希望看到的人多發表意見，發掘該次中西大師世紀會的更深意義。

讀余秋雨

——以《門孔》為例



燈
下
集

在深圳羅湖書城，我買下了余秋雨先生最新的書《門孔》(湖南文藝出版社，二〇一七年十月初版)和《慢讀秋雨——余秋雨慢筆文選》(四川文藝出版社，二〇一七年六月初版)。前一本是新文結集，後一本是選篇。

久違了余秋雨。

買下他的書，竟然出諸一份釋不開的疑惑。

十幾年前，我們到學校書展，就經常賣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台灣版)，售賣的數量龐大。主要是中學圖書館入貨，事緣那時《文化苦旅》被列爲中學一百種好書龍虎榜之一。台灣版的《文化苦旅》儘管定價比大陸版本貴，香港用繁體字，也只好賣台灣版。二〇〇四年我和瑞芬到金門經台北，同鄉楊樹清帶我到爾雅認識老闆閻地先生，到他出版社小坐，就看到爾雅出版的樣書中有《文化苦旅》。當時非常欽佩余秋雨能進入台灣文化圖書市場，也羨慕同樣艱難、慘澹經營出版業的爾雅出版社不但爲台灣文學作者出書，還跨越海峽，爲中國大陸作家出書。當然他們是有選擇的，余秋雨不簡單，只因文章好，文章有價值。

然，那時我少讀余秋雨，大約和非議他的文章和專書有關。先是有人說他和「文革」寫批判文章的「石一歌」有關，但他拒不承認，後又見市面上出了好幾本批評他學術文章有不少謬誤的專著；一直到近期，網絡、微信上又讀了朋友轉來他鬧桃色新聞、妻子馬蘭與他離婚的消息。這些都大大影響我對他的閱讀。這一次在書店翻閱《門孔》的目錄，赫然發現收有《「石一歌」事件》和談他和妻子感情的《單程孤舟》的文章，非常吸引我；又見他這本「記憶文學」寫了幾個我關心和感興趣的人物，如謝晉、黃佐臨、巴金、星雲等，毫不猶豫買下來了。

有空慢慢讀，書差不多讀了八成，重要的篇章差不多讀完了。我的感覺是，余氏開創了「文化大散文」的散文新路，大有成就，在他之前，那樣大氣恢宏的文章就很罕見。一個人縱然在文字上和學例上出現錯誤也是勢在難免的，真不需要高調聲張和批判，我們需要看的，那是他的主流還是支流；我們的社會看不得人富，此之謂「仇富」；我們文壇也看不得人出名，批名人也好借此出名。有一位智者說，「以攻擊名家爲生存策略的卑鄙小人，到處都有。」如果不是讀了《門孔》裏的有關篇章，對余先生的疑惑一直無法得到釋解，真會影響讀他的書的興致，錯過他無數散文的精彩。

拖延了很久的《「石一歌」事件》看來以余秋雨的此篇文章告一段？他道出了始末，認爲「石一歌」官司令他得到不少好處，因爲他奉行「不看報紙不上網，不碰官職不開會，不用手機不打聽」的六不主義，要不然他不會與自然生態相親，不會與古代巨人相觸，他認爲真正的強健不是追隨衆人，而是「大勇似怯」



▲余秋雨新作《門孔》

資料圖片

、「大慈無朋」。此篇和最後一篇談他和妻子關係的《單程孤舟》，儘管盡量控制，但壓抑的口氣依然無法掩蓋得住內心的激憤，有時也加一點冷諷和熱嘲。在《單程孤舟》中，面對不少謠言，甚至網上還出現了以他妻子名義發表的《離婚聲明》，迫使他妻子只好發表了一個十字聲明：「若有下輩子，還會嫁給他」。此文寫了近三萬字，分二十四節，最後一節，別人問他此生是否幸福？他回答得很肯定，分爲五個方面：「第一，擁有一個心心相印的妻子；第二，擁有一副縱橫萬里的體魄；第三，擁有一脈優游藝術的基因；第四，擁有一種遠離官場的自由；第五，擁有一份無視喧囂的心境。」既然敘述自辯得那樣詳細，那些謠言應該不攻自破了。

余秋雨的兩篇長文解了我不少疑惑。我想，撥開迷霧，清洗潑在自己身上的污泥濁水，有時不需要太急，需要的是時間。時間，確實是最好的療傷藥，較長時間後的辯認，會平心靜氣一些；有時，雨過天晴，連解釋都不需要了。

書將《門孔》排首，書也以《門孔》命名，發表後不少讀者認爲《門孔》是他們讀過的最感人的散文。該書的《編者前言》稱「『門孔』這個概念，在余先生筆下已經成了『既守護門庭，又窺探神聖』的悲壯象徵，因此也成了足以提領各篇的全書書名。」該篇內容敘述中國電影大導演謝晉和兩位智障兒子阿三與阿四的親情，兒子阿三每天往家的門孔朝外望，等着老爸的歸來；阿三離世後，兒子阿四不再往外張望，卻是幾十年如一日地爲爸爸拿包拿鞋。余秋雨將細節寫得很細，如「每天早晨爸爸出門了，他把包遞給爸爸，並把爸爸換下的拖鞋放好。晚上爸爸回來，他接過包，再遞上拖鞋。」大導演謝晉悲天憫人的情懷和感人肺腑的親情，在余氏的筆下被描述得淋漓盡致，最後一節，甚至到來朗誦了。

《巴金百年》寫巴金，除了記敘偉人大道

日本隊和日本球迷是好榜樣

祝 之



自由
談

世界杯有一宗令人感動的新聞，另有一場也令人感動的球賽。這裏說的，前者是日本球迷的守禮，後者是日本隊在球場上的優良表現。作爲亞洲人一分子，筆者

與有榮焉。

那宗新聞的文字加配圖是這樣的：這不是在做騷，近年的幾屆世界杯，日本球迷每當看完球賽，必把看台上的垃圾全部撿走。這是源於日

本國內有個傳統，國民出門在外，例必隨身帶備一個垃圾袋，所到之處，即使是下着大雨，離開前也冒雨撿拾垃圾。香港近期坊間說得多且琅琅上口似乎無人不懂得講的一句話：自己的垃圾自己帶走。卻是說歸說，與是否人人能做得到，光看日常街道上的垃圾隨處，還是有甚遠的差距。

球場上，面對不僅球技、名氣與體格都比自己強的歐洲隊如比利時，日本隊都能上下一心，全力以赴，有守也有攻，毫無冷場。身材天生比人家矮小、氣力沒人家充沛，便集合幾個人的力

量，力逼對方高大健碩的進攻手，使近理門處對方好幾個飛身頭槌化爲烏有。更令人折服的，日本隊竟然能先入兩球，一度使對手方寸大亂。賽前如果沒有精心布陣和地獄式的訓練，是沒有可能有此優良表現的，結果雖然無緣晉身八強，日本隊輸球不輸人，雖收猶榮。國際足協的工作人員有晒圖表示：球員走後，剩下來的更衣室是整整齊齊的，甚至還留下了一張用俄語寫成的謝謝字條。日本隊被讚「亞洲之光」。

筆者不禁想起中國足球隊。